



SHUIJIANKEWODESHOU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猫魔 CAT

葛 冰 著
沈振明 主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谁捡了我的手 猫魔 / 葛冰著. — 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4.1

(少年大惊悚)

ISBN 7-5324-5912-8

I. 谁... II. 葛...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6329 号

少年大惊悚 谁捡了我的手

猫 魔

葛 冰 著

亚 宁 等插图

张亚宁 装帧

策 划 陈 苏 主 编 沈振明
责任编辑 张新雄 美术编辑 施晓颖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	开本 850 × 1168 1/32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印张 7
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字数 184,000
易文网: www.ewen.cc	2004 年 1 月第 1 版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	印数 1-8,000

网 址: www.jcph.com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ISBN7-5324-5912-8/I · 2162

定价: 13.00 元

猫魔

一、白色的铝壶飘在空中

二、藏在墙洞里的硬皮本

三、阴险的黑猫

四、大嘴、拳头、小兔子

五、发疯的孩子

六、面包婆婆的小院

七、猫爪里的紫色宝石

八、猫魔要奴役整个人类

九、车祸引来了恶魔

十、金环蛇毒液

十一、在废弃的矿井里

十二、老鼠足球队

十三、珠宝鉴赏家被绑架了

十四、盗窃案和匿名电话

十五、隐秘的追踪

十六、报社里的交易

十七、猫魔发出最后通牒

十八、他也变成了一只猫

十九、魔巢里的最后搏斗



一、白色的铝壶飘在空中

陈维应该算是个天才学生了，他十三岁就上了大学。

这天晚上，陈维正在灯下写毕业论文，突然听到妈妈和弟弟惊慌的叫声。

他心里一沉，随手抓起桌边的一根球棒冲进隔壁房间。

屋子里灯光朦朦胧胧，像是电流突然减弱了。昏暗中，妈妈和弟弟站在门口，目光怔怔地望着屋角儿，一把爸爸生前坐过的转椅正在滴溜滴溜地自动旋转。

自从半个月以前，爸爸心肌梗塞猝然去世，家里就始终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，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幽灵怀着对爸爸的仇恨在故意捣乱。

天花板的吊扇上会突然掉下一只拖鞋，床底下会突然发出陌生男人的痛苦呻吟声，爸爸生前珍藏的书籍，会突然从书柜里飞出来，挂在墙上的爸爸肖像会突然掉在地上，玻璃镜框摔得粉碎……

现在，那只转椅又在旋转，接着“吱扭”一声，外屋的门被推开了。

陈维吃惊地张大了嘴，他看见一只白色的铝壶飘在空中。

妈妈冰凉的手紧紧抓住陈维的肩头低声呻吟着：“天呀！这是我放在煤气灶上的水壶啊！”

白色的水壶悬在屋门口的上空，丝丝地响着，铝壶下面燃着一团幽蓝的火焰，把屋子里映照得暗蓝暗蓝。停了一会儿，壶里的



3

水沸腾起来，冒着白汽，在空中晃动了一下，朝陈维直冲过来！

陈维飞快地跳到一边，他有意识要把水壶引得离妈妈远些。他叫喊着，灵敏地闪出屋，顺着走廊一直跑到厨房里，把门反扣上。

悬在水中的水壶，竟然也无声无息地穿过门板冲进了厨房，离他越来越近，而且壶身倾斜，似乎要把整壶开水都浇到他头上！

陈维已经无路可退了，他绝望地闭上眼睛等待灾难的降临。

然而，开水并没有浇下来。

陈维正感到奇怪，忽然听到背后有“咕嘟咕嘟”的响声，回头一看，身后的煤气灶上也有一壶水正沸腾着呢。

奇怪！厨房里的开水壶并没有动呀，刚才那只飞来飘去的水壶是哪儿来的呢？

陈维脑子里猛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莫非他头顶上的水壶仅仅是幻影？

他随手关上煤气开关，煤气灶的火焰熄灭了，空中那一团蓝色火焰也熄灭了，上面的水壶也随之消失。

陈维骤然明白了，这个怪物搞的只是“海市蜃楼”式的幻影，用来吓唬人的。

陈维回到妈妈和弟弟身边，告诉他们：“不用怕了，这个怪物只能制造一些可怕的幻景，它根本伤害不了人。”

“胡说，我会伤人的！”墙边的大衣柜里突然传出愤怒的尖叫。

柜门被撞开了，里面的衣服被一古脑儿地抛出来。

柜子里有个矮粗的灰色影子，影子边缘亮亮的，像是一圈光环，中间部分却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。

“我会伤人的，因为……因为你们伤害了我！”灰影子在大衣柜中东扭西歪地抽动着身体，从看不见的嘴里发出咬牙切齿的尖啸。

忽然，它那没有五官的脸孔上出现了两个白色的玻璃球，那是一双没有瞳仁的眼珠，瞪得圆圆的，滴溜溜地转着，一下子从眼



眶里飞出，伸出去两尺多长，就在陈维眼前，凶狠地盯着他。

陈维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一仰，那双眼珠又倏地缩了回去。

灰影子尖啸着，从柜子里飘出来，飘到陈维的头顶上，挥舞爪子一样的手向他压来。陈维本能地举起手中的木棒抡过去，像是打在什么软绵绵的物体上，灰影子被拦腰划成了两半。

“啊——！”灰影子疼痛地尖叫着，上半截身体飘到了空中，在天花板上飞来飞去，下半截身体在离地板半尺高的地方飘浮着。

它们各自在空中飘了一会儿，终于又合到一起，慢慢地衔接上了，但中间留下了一条痕迹，它笨拙地钻进已经关合上的大衣柜的缝隙。

“抓住它！”陈维打开衣柜门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

“哥哥，它在这儿呢！”弟弟指着写字台下面喊，那儿正透出一股亮光。

陈维冲了过去，亮光又倏地钻进了地板。

一会儿，从书房的窗口又透出那股亮光来，“它在那儿！”妈妈喊。

陈维又冲进书房，这时候，灰影子好像很疲倦了，晃晃悠悠，拼命地往角落里钻，它钻进了书柜后面的缝隙里。

陈维用力一扳，“哗啦啦”，书柜倒了，他发现灰影子的一条腿也被书柜压住了。灰影子靠在墙角喘息着，费劲地抽动着身体，它身体的边缘渐渐变得朦胧暗淡，只有中心部分还隐约发亮。

陈维试探地用手摸了一下灰影子，滑腻腻的，是一层若有若无的薄膜，灰影子一动不动，像是睡着了，又像是死了。

就在这时，他无意中发现灰影子头顶的墙壁上有一扇小门，像一本精装书那么大。它隐藏在书柜后面，若不是书柜倒了，是绝对发现不了的。

这小门后面藏的是什么呢？

二、藏在墙洞里的硬皮本

陈维打开小门,发现墙壁的暗洞里有一个硬皮本子。他取出来打开一看,是父亲的一本实验笔记,里面还夹着一张照片。

借着窗外射进来的朦胧月光,他隐约看见,照片上是一个驼背的矮子,驼背矮子的嘴很大,下腭向前突起,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动物园里的猩猩。

驼背矮子耸着肩,一双小眼睛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陈维看着,感觉这个人很面熟,像是在哪里见过。他蹙着眉头费劲地回想,啊,总算回想起来了。

那还是一年前的事,那一天,他和父亲在街上看一个杂耍班子的表演,其中有个小丑使他感到既可怜又有点恶心。

这个小丑长得太丑了,恐怕天下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难看的人。个子只有一米多高,前鸡胸后驼背,腿和臂都很短小,屁股是歪扭的,好像被接骨师接错了部位。更可怕的是那张脸,额头和嘴巴特大,却是塌鼻子,只有那双小眼睛显得很有灵气。

驼背矮子在杂耍班子里的地位显然是最低的,他们管他叫“大妖怪”,叫“人狗儿”,把他当成一个演出道具,没当作人来对待。杂耍班子有一个叫“巨蛇与美女”的节目,他们故意戏称驼背矮子为“美女”,让一条大蟒在他身上一圈圈盘绕,缠在他的罗锅背和小脖子上,大蟒头和驼背矮子脸对脸,瞪着凶狠的大眼睛,伸出长长的信子舔驼背矮子的额头,然后张开大嘴把驼背矮子的头吞下去又吐出来。此时,驼背矮子似乎已经处于一种昏迷状态了。



除了表演这个节目外，驼背矮子似乎还会一种神奇的幻术。他用黄中带绿的眼珠，死死盯住马戏团里的一只猫或一只猴子，这些动物就像中了魔法一样，迷迷糊糊地充当起“人”来，它们会直立起后腿，像人一样地手舞足蹈，嘴巴里还莫名其妙地蹦出一两句人的语言：“快鼓掌啊！”“请给点儿钱吧！”

现在，陈维对这驼背矮子的印象早已模糊不清，只觉得他被别人耍弄、让蟒蛇吞吞吐吐，有点可怜。可是，驼背矮子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父亲的日记本中呢？

陈维抓起照片呆呆地看着，蓦地，一个不祥的念头涌上他的脑际，他发现这个驼背矮子和灰影子的形状十分相像！

陈维急忙拉开灯，翻看父亲的日记，也许这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！

陈维一字一句地仔细看着，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——

让神经系统和肉体分离，这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和极其荒诞的天方夜谭式的幻想。但我要说，这种可能在未来是存在的。

现在关于人体科学的种种研究，关于人类潜能的种种探索，诸如特异认字、透视力、磁性辨别方向、辨认遗留信息、思维传感、特异致动、突破空间障碍等，都已涉及了这门最新科学的边缘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用意念摄影，用意念扭断钢匙和刀叉，用意念对病人进行外科手术，用意念从陆地向海底潜艇作思维传感等怪异现象和怪异的人，那么，大胆地设想：人的神经系统和人的身体分离，就不足为奇了……

念到这里，陈维不由得眼皮扑扑乱跳。他记起来，父亲在发表这一惊世骇俗的见解时曾使科学界大哗，甚至有人称之为“疯子的狂想”。

时隔不久，父亲的一次演示实验使参观者目瞪口呆。试验者是一只猫，把猫放进一个布满复杂线路、完全用电脑操纵的仪器中，经过一系列化学、物理反应，一个猫影似的东西从机器里飘了



出来,在大厅上空飘来顶去。

父亲又按动操纵机的电钮,从仪器的缝隙里滑出一个薄纸片似的猫身体来,父亲用灵巧的手,像剪影一样,把薄薄的猫身体剪成兔子的形状,染成蓝色,重新放进仪器中去,在空中飘荡的猫的影子也滑进了仪器。

过了一会儿,再等打开仪器,从里面蹦出一只蓝色的兔子来,“喵喵”地叫着。

“我们可以称之为兔子猫。”父亲望着吃惊的人们说,“因为,它虽然具有兔子的外壳,它的神经系统却是地地道道的猫的!”

父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。然而不久以后,父亲却突然中断了他的研究,而且没有宣布任何理由,这一直是个谜。

陈维隐约预感到,答案可能就在这本笔记里面!

他竭力按捺住心中的激动,一页一页地看下去。

笔记本里详细地记录了各种试验的数据,包括“让猫灵魂出壳”的演示试验的全过程记录。

陈维发现父亲的知识十分渊博,不仅对医学、生物学,就连化学、物理、声光、电磁,他都很精通。从日记中可以看出,他对自己的研究踌躇满志,他写道:“关于动物肉体 and 神经系统分离的研究,使我产生了极大的信心,下一步将把这种研究用于人体。那样,人类将会变得更加完美。通过对两部分分别加以改造,可以达到美的躯体和高尚灵魂的统一。目前最关键的是,要能找到一位完全自愿做这种献身实验的人……”

写到这里,父亲的笔迹重重地一顿,在纸上划了一条长长的线。这个人是谁?会不会就是照片上那可怜的驼背矮子?

陈维急切地往下看。

渐渐地,陈维的手心冒出汗珠,好像一块冰滑过脊背,他感到一阵阵寒意。毫无疑问,第一个做人体试验的就是那个可怜的驼背矮子!

父亲和他是怎么认识的?做这种试验,是他完全自愿,还是父



亲欺骗了他？这些，本子里都没有记载。但在最后几页，对那次试验及后果，父亲却作了绘形绘声的描述——

仪器已经启动了，它的形状挺像一个横躺着的小型宇宙火箭的机舱。驼背矮子打开了舱盖，刹那间，他似乎犹豫起来了。机舱里，交替变幻的彩色闪光使他有点恐惧，他回过头来，困惑地眨动着小眼珠，问我：“先生，那光是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一些普通的闪光。”

“它会伤害我吗？”

“不！不会，你在里面会感到很舒适！”我安慰他说。

驼背矮子向上迈了一步，又回过头怀疑地问：“你真的有把握吗？”

“有！我有十足的把握！我已经用动物成功地做过数十次试验。”

他的脸突然红了，迟疑地说：“先生，我虽然长得丑，但毕竟是人。”

这话像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心上，我不由自主地迟疑了一下，做人体试验我真的有绝对把握吗？我变得胆怯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……最好再考虑一下，尽管试验很牢靠，但也许……会出现预料不到的……”



驼背矮子咬着嘴唇，想了一会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我说：“先生，我不怕，马戏团那种非人的日子，我已经过够了。”说罢，不等我回答，头也不回地钻进闪着光泽的仪器舱里，随手盖上了盖子。

圆筒状的仪器缓缓旋转着，随着唧唧的响声，向四处放出一圈圈的光波。实验开始了，一切已无法挽回了。此刻我却完全平静下来，仿佛又恢复了信心。我有条不紊地操作，记录各种数据。在这个四面都遮上幕布的屋子里，只有我和这个旋转着的古怪的金属圆筒。

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！圆筒的闪光消失了，顶上的金属盖子自动裂开一条细缝，一个蓝色的影子无声无息地从缝隙中滑出，飘荡在空中……

驼背矮子的神经系统与肉体分离了！现在，飘在我头顶上空的可不是个普通的影子，它是驼背矮子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的存在，如果不怕“迷信”这个字眼，也可以称作灵魂吧！

我按动操纵器的电钮，一张薄纸片似的东西从圆筒前部滑了出来，我称它为纸片，是形容它薄，但这绝不是纸片做成的，也不是什么其他合成塑料，而是经过超级压缩的人的器官和细胞组织。想一想吧，把身躯压成纸片那样薄，不伤任何成分，并能经过修整，最后使它恢复原状，这该需要多么高超的技术呀！可我做到了！

我捏着矮子薄纸一样的躯体仔细端详，怪不得他不愿做这样一个人，他实在是太难看了，很难想像还有比我手中这幅“画”更难看的东西。可是现在，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的形体变得更美了！

我望着这丑陋的“画”自言自语：“我把他改成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当然是最美最英俊的样子！”我的头顶突然传来滑稽的声音。是那蓝色的影子，像精灵一样在我头顶上飘着，他也在欣赏自己的尊容，并且能讲话，这足以证明人和动物的不同。

“太难看了！这简直不是人的容貌！”蓝色影子望着自己的躯体轻蔑地说。

“那您要什么样的容貌呢？”我微笑着问。

“先从五官谈起吧！”影子一本正经地说，“眼睛，你见过意大利影星索菲亚·罗兰的蓝眼睛吗，那真是美极了！”

“十分抱歉，我没有见过，我不太喜欢看电影！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那您可以到街头看一下电影海报上的招贴画，那儿有她的照片，至于嘴巴嘛，扮演佐罗的影星阿兰·德隆的嘴巴是最漂亮的，我就要他那样的好了。”



“等一等。”我打断影子的话，“这两个影星好像是一女一男，女的眼睛和男的嘴巴？”

“那有什么不可以？”影子振振有词，“既然我做过世界上最丑的家伙，现在自然应该最美才公平合理。至于身体，我要芭蕾舞演员的身体，和世界短跑冠军的腿，这样我既可以是舞蹈明星，又可以是体育明星，拳头嘛，您不妨按拳王泰森的样子，听说他一场拳击就可以赚到两千万美元，还有……”

蓝影子不停地在我头顶上晃来晃去，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。我觉得他未免太贪心了，这根本做不到，况且那么组合也不符合美学观点，说不定比现在的模样还难看。

影子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乱说：“另外，我想您让我的身体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，比如果汁或柠檬的香味，就会吸引所有美丽的女人，这对您来说太简单了。”

“让人体带香味？”我的眼睛蓦地亮了一下，这可是个挺不错的设想，看来这个驼背矮子的脑瓜还是满灵的。

我顺着思路想下去，如果人出的汗、排的气，都带着一股异香，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香味，那么香水之类的东西全都用不上了。我望着手中纸片似的躯体，忽然觉得，让香水溶进每个细胞，让人体本能地成为高级香水库，这再容易不过了，只要把这薄片用香水浸泡一下就成了。



我抬起头来，望着飘浮的影子说：“我先让你带上香味，然后再做身体整形。”

我从抽屉里找到一瓶香水，滴一点在薄片上，香水立刻浸了进去，满屋子都弥漫着浓郁的香味。

第二步是整形，我把激光整容器拿了过来，可还没动手，围绕“眼睛”问题，我和影子展开了争论。他非要那女影星的眼睛，而且固执得要命，没办法，我只好把实验室的门锁上，跑到街头去看电影海报。

等我回来时，听见屋子里面影子在尖叫。我顿时感到不妙，急

忙打开锁，冲进门去，坏了！我看见一只老鼠在地板上抓着嚼着那卷成一小卷的薄片。老鼠把沾了香水的薄躯体当成香馍馍，并且已经咬成了乱乱的一团。

“身体！我的身体！”蓝色影子在空中惊慌失措地飘着，发出凄惨的叫声。

我大喊着扑上去，老鼠叼着薄纸片飞快地钻到桌子底下不见了。

老鼠把驼背矮子的躯体拖走了，仅留下了他神经系统形成的蓝色影子。

对于这次试验，我曾设想过种种可能的意外，惟独没有预料到一只可恶的老鼠，使我的试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。

圆筒状的仪器又开始自动运转了，放出一圈又一圈的彩色光环，不断地发出“嘟嘟”的信号示意：还原进程可以开始。

然而此时，我已经没有那薄片状的躯体可以放进去了。可怜的蓝色影子像没头苍蝇一样，胡乱地在空中荡来荡去，从看不见的嘴里发出惊慌失措的叫喊：“先生，怎么办？”

“你现在感觉怎样？”我怔怔地站立在那里，茫然地问。

“感觉？我只感觉自己是一个影子，一股烟，一团气！”蓝色影子呻吟着。

“这种状态难受吗？”我含混地问。

影子在空中荡了一下，惊叫起来：“您问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想叫我这么呆下去？这可不行！”他飘到镜子前面晃着，突然发怒地尖叫：“这副样子简直不是人！是鬼、是幽灵！快还给我原来的样子吧！”他在我的头顶上飘荡着，扭曲得几乎变了形。

“这会儿恐怕不行，因为你的躯体被老鼠拖走了。”

“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”蓝影子痛苦地问。

“等我把你的身体再造出来。”

“您能吗？”影子充满渴望。

“我能能！”我自信地回答。



以后我才发现,我的这个回答太轻率了。尽管我中断了精神和躯体分离的研究,全力以赴去制造一个新的人体,但其中一个难点,却攻不下来。一天又一天,我始终被这个障碍阻拦着,无法逾越过去。

影子以为我在欺骗他,他变得愈发不耐烦和急躁起来,随着时光的流逝,影子的颜色在变,由灰蓝变得灰绿,出现了一块块亮斑,这是衰老的迹象,他离开自己的躯壳太久了,影子自己大概也感觉到了这一点。

昨天晚上,他飘到我的书房里,提出一个所谓的补救办法,要我设法把另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从躯体中分离出去,再把他注入进去。我当然不能那么做,我拒绝了他……

父亲的笔记到此结束了。

陈维合上笔记本,他的心像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。公平地讲,驼背矮子过去虽然丑,但毕竟还属于人类,但现在却连人也做不成了。使驼背矮子堕入这种悲惨命运的直接过失者,恰恰是他的父亲。

父亲是有过失的,他在临死前,虽然受到痛苦的良心责备,但始终没有勇气向儿子讲出真相。

一想到这些,陈维感到十分痛苦。他面对驼背矮子的影子,突然产生了一种难言的羞愧和负罪感,为父亲,也为自己刚才的举动。

他急忙离开桌子,抓起台灯,移到屋角。

灰蓝色的影子还在那儿,但轮廓更加模糊,颜色变得更黯淡,更透明了。只有胸口的地方,还绿得发亮,他快要完了。

驼背矮子的死是父亲造成的,而自己又盲目地加速了这个过程。陈维望着影子,涌起一种悲哀:“你感到疼痛吗?真对不起……你还没有死,对吧?”他惊慌失措地对暗淡的影子说,“你的事我刚知道……你不会死的,我一定想办法不让你死。”

陈维自言自语着。虽然,他知道影子此刻什么也听不见,但他还是忍不住这样说。

陈维的眼睛有些湿润,他暗暗保证:“我一定要救活他,要使他恢复人形。”虽然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,但他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。

陈维虽然才十五岁,但他从小喜欢生物和医学,一直跟爸爸学,并且已经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来弥补爸爸造成的过失。他想,也许能找到一个躯体,让影子依附进去,就像树苗重新回到土壤中一样,使他重新恢复生命。

可是,哪个活着的人愿意把自己的躯体献出来呢?

猛然,陈维听到身后一阵沙沙的响声,那是一种极细微的声音,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他回过头去,看见一只猫,一只黑猫,正从敞开的窗子探进身子,两只绿莹莹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他。

三、阴险的黑猫

爸爸生前的实验室里,封闭的仪器全被打开了。陈维穿起爸爸的肥大的白大褂,怀着一种紧张而亢奋的心情做着实验。

屋角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缸里注满了橘黄色的液体,影子在液体中飘浮着,颜色变得深了一些。身体亮的部分更多了,它的生命又有了复原的迹象。

这是橘黄色液体的威力,陈维看见过爸爸用他发明的这种新药剂,能使人奇异地返老还童半小时。最成功的那次试验是把



一只皮毛几乎掉光的老猴放进去，取出来时，竟变成毛茸茸的小猴。遗憾的是，仅仅过了几十分钟，老猴子又复原了，而且变得比以前更衰老。

这种药水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大的实用价值，顶多能用在抢救垂危病人时，延缓一下抢救的时间。但现在影子恰恰需要这难得的半小时，他在黄色的液体中轻轻地晃动了一下，似乎还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。

“喂！你感觉怎么样？”陈维朝玻璃缸大声喊。

没有回答，他好像还在昏迷中。

陈维决定不再等待了，他迟疑地打量着屋子中间的圆筒，有点拿不准：父亲这套实验仪器在实验室中封闭了近一年，现在是否还灵敏。

“喵——喵——”金属圆筒里传出了黑猫的叫声，它呆在里面已经不耐烦了。陈维不再犹豫了，他轻轻地按动手中的操纵器按钮，圆筒立刻旋转起来，放出一圈一圈的彩色光环。

陈维手心捏着一把汗，紧张地注视着，他是第一次操纵这台机器，真不知会出现什么意外的结果。

圆筒越旋越快，彩色光环连成一片耀眼的白色光晕。

终于，随着一阵“嘟嘟”的声响，金属圆筒上面的盖子裂开一条细缝，一团蓝色的烟雾从筒里飘到空中。

那是一个影子！一只猫的蓝色影子，晃着柔软的身躯，在空气中轻悠悠地荡着！

成功了！陈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玻璃缸中取出薄薄的猫的躯体，它软软的，滑腻腻的，若有若无，像是一片极薄的海蜇皮，又像是一摊水。

“喂，你醒了吗？”陈维又一次大声问，手指不由自主地捏了一下。

影子大概被捏痛了，身体微微抽动，随即变得更加松软。看来，只有做完之后再向它详细解释了。圆筒里又发出了“嘟嘟”的